

秋梦痕作品全集

七雄劫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七 雄 劫

秋梦痕 著

(上)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雄劫/秋梦痕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ISBN 7—5059—3272—5

I.七… II.秋…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②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9586 号

书 名	七雄劫(上、下册)
作 者	秋梦痕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书店
责任编辑	冯善雅
责任印刷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机工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64 千字
印 张	18.75
插 页	4 页
版 次	199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 3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172—5/I·2401
定 价	26.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内容提要

十年前一个风高月黑的夜间，一场血腥风雨，武功盖世的红莲教七大护法血洗了山西姚家堡，其徒不顾教主被戮，自劫取了大批耀眼财宝后，均遁隐各方，过上了安乐的日子。

尤道士——教方之侄，名日报仇，实为掳宝，使诡计利用了护法中龙大海之子龙在山为其探宝。看似倜傥，却有仁爱之心的龙在山却在相诛中结识金毛狐狸红红姑娘，经点传学得防身绝招“狐杀”，仅凭着这本领，屡将红莲七大护法挫伤，使得尤道士得逞阴谋。然而，怎可奈“黄雀在后”，尤道士的侍奉——驼子哑巴，竟是皇家捕快，经过一场场震惊人寰的诛杀，七大护法终没能逃脱厄运。

该书跌宕起伏的故事，紧张揪心的悬念，缠绵悱恻的爱情，编织出了一幅幅腥风血雨的格杀场面，爱的幻景。正是这些扑朔迷离的结，给本书增添了荡气迴肠的魅力。

目 录

- 第一章 天生我才必有用 (1)
- 第二章 荒山惊艳来红粉 (41)
- 第三章 有其师必有其徒 (81)
- 第四章 飞龙出海显神威 (121)
- 第五章 江湖犹似万人冢 (161)
- 第六章 人生百态赌场见 (206)

第七章·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 (251)

第八章 人的名树的影 ……… (289)

第九章 大水冲倒龙王庙 ……… (328)

第十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 ……… (372)

第十一章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417)

第十二章 名匠刀铺传千古 … (461)

第一章

天生我才必有用

龙在山人称赌龙，一个被人称做赌龙的人，必然逢赌必赢，否则他就成了赌虫，赌虫与赌龙相差太远了，远到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龙在山常对人说，赌就是赌，千万别把输赢看得太重，过分重视得失的人，绝对不适宜去赌，

龙在山也以人们说，太贪心的人不能赌，一个贪心的人赌到最后一无所心。

当然龙在山也会对人家说，一个爱赌的人绝对不能同女人搞在一起，赌博同女人搅和准输，而且输得很惨，

最后一句是龙在山挂在嘴边的话，如果你腰包只有一顿酒钱，那么快去押一把，人嘛，不能饿肚子呀！”

以上的话，是龙在山常对人说的。

当然，以上的话也是龙在山自己常干的。

如此说来，龙在山必是个富豪子弟了，哈！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是的，龙在山同他那个更不受他们父母喜欢的兄弟龙在水，哥儿俩几乎把他们的父母气死，当然，那得慢慢的说了。

这年头别说是儿子把老子气死，还有儿子恨死父母的，那光景就好像你们这两个老混蛋，只顾自己抱在一起

快活呐，你们更是快活吧，偏把我给生在这世上受着我实在不愿意的罪，我不恨死你们才怪。

我说这话你得信，因为有个大人物就这么说过，他说的自然，听的人还真点头纳！

龙在水喜欢的是赌几把，龙在水每天磨他的刀。

龙在水喜欢刀好像是与生俱来，小时候什么玩具他不要，见了刀子非拿在手上抚弄不行。

可妙了，兄弟二人一个赌一个刀，他们的老子气坏了。

龙家在洛阳是个大户，店面字号全省驰名，号子各地有分号不说，就是开在洛阳城的“万象”与“更新”那两大绸缎庄，拿到全国也称得上前十名之首了。

龙老爷子给两个儿子起的名字，还是由地方上最负盛名的刘半仙起的，老大起名龙在山，有山就有水，老二自然然的便名叫龙在水了。

别以为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刘半仙不但收了封银还加上一匹苏州丝缎。

两个小崽子从小就有怪毛病，老大喜欢打皮钱，老二喜欢磨刀子，三岁他就偷出灶房的切菜刀在石头上磨，当然是越磨越完蛋，有时候气的他一刀砍在石头上，走了。

别以为这两个娃儿不成材，龙家拿二人当成宝。

老爷子就抚髯笑，小时风骚，太时了了，龙老爷子更会对人说：“山川壮丽，水秀山明，他兄弟二人一条心，各位放心，石头也会变成金，哈……”

“哈……”

听的人全是龙升龙老爷的老友，老友高兴，当然大家都会跟着笑。

只不过私底下龙老爷就是不那么一回事了，他可真的担心死了，因为两个儿子走邪路，一个玩牌另一个玩刀，好像这是天生的。

就拿老大龙在山而言，十岁以前他只是个娃儿，可就是怪，他什么也不爱玩，骨牌骰子最喜欢，如果把这些收起来，他会三天不吃饭，想想看，大少爷三天不吃饭那还得了，全家上下都会急，如果放一把骰子在他面前，叫他啃杠子头也照吃。

就说那个老二龙在水吧，他天天在磨刀，你若问他磨刀干什么？他可回答的妙！杀人呐！

若是问他要杀谁？他更妙，他会说谁该死就杀谁！

小孩子说话不带根，谁会把这些娃儿的话当成真，也只是笑话一句而已。

有一天，龙在山同几个娃儿在街边掷骰子比大小，真绝，谁也比不过他的点子大，便在这时候忽然有个道士站在一边瞧。

瞧就瞧吧，可也是该出事，他开口了：

“娃儿，别看你把他们几个赢的哇哇叫，如果是同我掷，我叫你哇哇叫。”

龙在山今年刚十三，小娃儿穿的尽是绫罗绸缎的衣裤，是然，洛阳的万象更新绸缎庄是他家开的嘛！

龙在山一听他可就站起来了。

他一双手合拿的是骰子，对道人笑道：“老道士，你不会吹牛吧！”

道士抚髯笑道：“吹？娃儿，你以为我老道吹牛？哈哈……”

龙在山道：“老道长，咱们的年纪有大小，但这骰子都是一样的。”

老道笑笑，道：“娃儿，好像你打算要同我老道较量几把了。”

龙在山咧咧小嘴，道：“来呀，谁怕谁？”

老道笑笑，道：“我们玩两把，但不赌银子。”

龙在山道：“这么办，你我先赌一把，我瞧瞧。”

老道拾起骰子，道：“你看清楚了，四只骰子我一把掷，我要他们四个全是一点红。”

龙在山眼也睁大了：“老道士呀，吹牛不犯法不是？”

老道士一笑，道：“看！”

只见大碗中四个骰子在滚动，那老道厉喝，吆，吆，吆，吆……”

嗨，四个骰子全是吆，可把龙在山愣住了。

旁边的几个半大不小的娃儿也叫起来了。

龙在山瞪视着地上大碗中的四个红点说不出话了。

只不过当他抬头看，老道士已在十几丈外了。

龙在山拔腿就追：“道长，道长，你等等我！”

老道士只装未听见，他走的不疾也不徐，可是那龙在山在后面就是一个劲的赶，一个劲的赶不上。

这一天从下午追到日落西山下，两人之间就是那么相隔十多丈。

老道士走路极潇洒，两袖前后甩的呼呼响，一张瘦面天上看，好像看天象。

而龙在山就很惨，他走一阵跑一阵，汗流浹背大喘气，只不过龙在山有个怪脾气，他固执，今天非追上这老道士，否则他就不回头，那意思就是说不达目的誓不体。

也许是老道有意在整人，他忽然进入一片林子里，龙在山当然也往林中追，谁知道这座林子深，林中古木参天，不少大树三人合抱着看不到天。

原本天已黑了，还好这夜月光亮，龙在山隐隐约约的还可以看见老道士的身影在他的前面晃。

龙在山早就不叫了，因为他叫了许多次，老道士就是不回过头来瞧他一眼。

这座老林特别深，如果是龙在山一个人，白天他也不敢来，但如今有个老道士在前面，他的胆子便大了。

就在龙在山快看不到老道士的时候，猛然间听得狼嗥

声，声音来自前方，但龙在山心中想笑……好啊，学狼想吓我呀，我才不怕纳！

又是几声狼嗥，忽然不见道士了。

龙在山立刻大声呼叫：“道长，道长，你在哪儿？”

他不叫还好，这么一吼叫，从四面八方出现尽是一对对绿眼大野狼。

龙在山今年一十三，这种年纪喂狼吃，便是骨头也不会剩下半根。

龙在山站住不敢动，他四下观看着，心中有数点子，就好像数骰子似的“九个点。”

“九个点”表示九只狼，正一步步的往他逼过来了。

猛古丁，只见又传来两声野狼嗥，九只狼不动了，因为那两只嗥叫似乎震住这九只野狼了。

龙在山此刻吓坏了，他全身在发抖，只不过他仍然不后悔追来此深山林中。

于是，附近传来那老道士的声音，道：“小子，你就要进入狼腹了。”

龙在山答的妙：“你这老道，敢不敢同我龙在山在狼肚子里赌几把？”

“哈……成了赌精了，哈……”

龙在山道：“认输吗？”

老道在附近道：“娃儿，千山万水我找人，找来找去也只发现你这小子一个人。”

龙在山道：“喂，道长，这些狼快咬上我了。”

老道士道：“到此刻你才想及生死呀！”

龙在山道：“死我倒不怕，没学到道长的那一手绝赌，才是我死不甘心的事。”

“哈……你这小子感动我了。”

忽听老道燃起一支火把，他施展行云流水的身法，绕向龙在山，可也把群狼吓的逃之夭夭一只也不见了。

站在一棵树下，老道士笑笑，道：“小子，你真能跑呀，这一路至少七十里。”

老道月光之下再看龙在山，他点着头，道：“你小子怎么不叫我呀，跑的那么远！”

龙在山几乎气结，道：“嗓门都快叫哑了，你就是不回头，为什么还说我没叫你，开我什么玩笑呀”

老道士哈哈一笑，道：“是我忘记了。”说着他自两只耳风中取出两个棉花团，又道：“我把耳朵塞住了，所以未听到你的呼叫，惹你小子误会了。”

龙在山到底才只十三岁，他还真信这老道士的话，见野狼已逃，便对老道士，道：“道长，我叫龙在山。”

“好名字。”

“我爹为我起的名字。”

老道士道：“有一天你会把你爹妈活生生的气死。”

龙在山道：“错了，我很孝顺的，我是他们的好儿子。”

老道士笑笑，道：“你小子却视赌如命。”

龙在山哈哈笑起来了。

老道道：“你笑什么？”

龙在山道：“我便老实对道长说，我喜欢赌，但我却有自己的规定，不多赌，一把两把便收手，想赌，那得以后高了兴，我把这赌当游戏，我父母是不会生我气的。”

老道道：“天下没有父母喜自己儿子会赌的。”

龙在山道：“我父母很少生我的气，他们常生我兄弟龙在水的气。”

“噢，你还有个兄弟呀！”

龙在山道：“我兄弟叫龙在水，没事就在石头上磨刀子，磨就磨吧，他还口口声声说磨刀杀人的，道长你想想，十一岁的娃儿就磨刀要杀人，我父母怎么不生气，找来个老夫子也被他用尖刀比划着吓跑了。”

道长道：“十一岁的娃儿也能把一位老夫子吓跑，这位教书的也太过胆小了。”

龙在山道：“道长，你敢吗？”

道长道：“如果我教他，我当然不会被吓跑。”

龙在山笑了。

道长道：“你不信？”

龙在山道：“我信你敢教书，但我却也相信你会被他一刀戳死。”

道长双目一瞪，道：“十一岁的小儿敢杀人？”

龙在山道：“怎么不敢？我兄弟龙在水有一回拿着一把尖尖的刀子在我二人的老夫子面前比划着，他还咬牙切齿地对老夫子，道：“好，你打我，我等你睡着以后，这把尖刀我往你的肚皮上戳，我看你以后还打我不！”

老道一瞪眼，道：“你兄弟是个二愣子呀！”

龙在山道：“所以呀，当天那位老夫子就卷铺盖走之大吉了。”

老道道：“是呀，这以后谁还敢去你家教书？”

龙在山道：“我兄弟还天天在磨刀，可也把我的父母气坏了。”

老道道：“好嘛，生了你们这两个娃儿，阳寿减少了十多年，这是孽！”

龙在山道：“道长，教我。”

“教你什么？”

“你那一手赌呀！”

真大方，老道立刻答应了。

这老道带着龙在山往深山中走，他撕了一块烙饼给龙在山，道：“你小子忘了一件大事。”

龙在山道：“什么大事？”

“饿，你应该早已饿了。”

“咯咯”一声笑，龙在山道：“道长不提我倒忘了。”

他接过烙饼咬着吃，就听道长，道：“你听过有个红莲教吗？”

龙在山忙回答：“听过，听过，神咧！”

老道道：“一大半是障眼法。”

龙在山道：“什么叫做障眼法。”

老道道：“你见过杀娃子没有？”

龙在山道：“不就是大锣大鼓扛大旗，围个大场子站满了人，有个小孩被大人用刀一刀刀的把身上大卸八块装入箱子中，等到他们向观众收了银子以后，打开箱子盖，那个娃儿又蹦出来了，而且还在地上打车轮翻几个空心筋斗，冲着大伙一个罗圈揖，口中大叫“谢谢”……”

老道嘿嘿笑了。

龙在山道：“我说对了吧！”

他见老道仍在笑，又道：“我兄弟最爱看，他能跟着人家往外地去，几天不回家。”

老道道：“你兄弟不是看杀娃子，创年杀娃子的那刀为什么杀了人又活了。”

龙在山道：“对，对，阿水就曾问过我，我当然也是不知道。”

老道道：“你小子不知的事情还多纳！”

龙在山道：“所以我才要拼命的追你呀！”

老道忽的转过身来，道：“你追我干什么？”

龙在山很坦然的道：“当然是想学你那一手赌法了。”

“行，我教你。”

“太好了，我拜师，我给道爷……不，师父叩头。”

老道双手猛一手，便阻住龙在山下跪，他再细看龙在山，道：“你不必拜我为师，因为我有件事情必须找个胆子大的人去为我干。”

龙在山道：“胆子大的人太多了，道长怎么看中我呀，我的胆子大吗？”

老道道：“当然，胆子大只是原因之一，重要的是你的年纪，你今年刚巧十三岁吧！”

“虚岁十三。”

老道抚掌，道：“太好了，你跟我走！”

龙在山道：“去哪儿？”

老道左手伸出来，他掐指算日子，笑道：“快跟我回去，到我住的三清观，详细事情我告诉你。”

龙在山道：“远不远？”

老道指着山那边，道：“就在山那边半峰上。”

龙在山道：“也好，今夜住在你那里，等我学会了你的本事以后再回家。”

龙在山跟着老道士过了半山峰，转出这大片老树林，才发现远处半山上有一点灯光露出来，龙在山道：“那儿就是你的三清观呀！”

“不错！”

“好像不大嘛！”

“庙不在大，神灵就出名。”

龙在山道：“道长说的有理，不知你的三清观中有多少道士呀？”

道长一笑，道：“不多，只有一个哑巴火工道士。”

龙在山道：“就只两个人呀！”

道长道：“你去了就是三个人了。”

龙在山道：“道长，我不打算出家呀，洛阳城中我的家大业大，我是不会出家的。”

道长道：“一个爱赌，另一个玩刀，家再大早晚会垮，我把你的命算好了，你们的父母命不长了。”

龙在山火了，道：“喂，我只不过想跟你学一手你的那手赌骰子，你怎么咒我呀！”

老道也火了，他戟指山林，吼叱道：“不信我的话，你滚，我再去找别人。”

龙在山道：“你咒我还发火呀！”

老道道：“惹火了我还揍你，如果我施法，小子，你就是我身边的哈巴狗。”

龙在山半信半疑，忍不住一肚皮的气，道：“唉，你厉害，我怕你。”

老道哈哈笑了。

他拍拍龙在山，道：“想学我的东西就得听我的，因为我的话永远会变成真。”

龙在山不开口了，低头紧跟着老道走，到了那座与山洞相连接的三清观，果然开门的是个佝偻着腰的哑巴火工道士。

这道士年纪五十上下，灰白的胡子斜着眼，灯光之下再看道长，他只过在三十多岁年纪，长了一双鹰眼发亮不，鹰钩鼻子特别长，瘦兮兮的灰着脸。

龙在山到了这时候才觉着有些后悔跟来了。

什么三清道观，那只是个“仙家道观”，因为这几个粉金大字匾，龙在山还认得。

走入道观中，身后听到关门声“咚”！

龙在山回头看，那驼子已不见了，只不过龙在山并不注意这些，他只是跟着老道往内走。

殿上供的什么神，龙在山实在不知道，只不过有一尊神像龙在山知道，那尊神背着一把宝剑，准是吕洞宾。

神像后面是屏风，转过屏风便是个大山洞。

现在，老道把龙在山带入山洞中去了，龙在山见洞壁上挂着两盏油灯，灯火上方早已被烟火熏得落下黑灰子，就是不见清洗过。

再往洞中走进五丈深处，那儿就干净多了。

只见洞深处右面是石床，左面是石桌石凳子，正面有香案，供的可并非是吕祖，而是一个神牌位，上写“红莲教五代祖师爷之位。”

到此刻，龙在山才算弄清楚这老道乃红莲教中人。

忽听老道对身的龙在山道：“叩头！”

一愣，龙在山道：“道长叫我加入红莲教呀！”

老道一瞪眼，道：“叩头！”

龙在山吃一惊，不由自主的跪在地上叩了个头才心不甘情不愿的站起来。

老道重重的对龙在山道：“你小子尚没有条件加入红莲教，便我老道也非红莲教只。”

龙在山怔怔的道：“你也不是红莲教中人呀！”

“可是你这神位上……”

“嘿……”老道好吓人的冷笑令龙在山头皮也动了。

老道忽然收住笑，道：“以后你就会明白了。”

龙在山道：“我明白什么？我请教我那手绝活呀，学会了以后我回我的洛阳城，我又不找算出家。”

老道沉声道：“你小子不出家，我老道也没打算叫你跟我学本事，你兄弟二人是什么的种，哼，我知道的十分清楚。”

龙在山道：“什么种？我姓龙，龙种。”

“哈……”老道大笑，道：“要不要告诉你，你爹娘是什么样的人物？”

龙在山道：“洛阳城方圆五里长，谁人不知我爹龙升乃是北门后街大户，龙大户。”

龙在山还加上一句，又道：“洛阳北城都知道我爹是个老实人。”

“哈……”

“你不信？”

“信，他应该老实了，换是我也会同他一样的老实。”

龙在山吃惊了。

不料老道突然换上一副笑脸，道：“小子，你真的想学我那一手绝活？”